

朱子學文獻大系

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

近思錄專輯

第十一册 近思錄補注 近思錄注 國朝近思錄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錄者何錄指言致明心學也思者何心
官也近者何因心起心之官則思猶耳
官則聽耳之官則聽也聽官於聲能聞於
色故同聲而聽矣盡耳之官改聞亦同色
而聞雖盡目也無改見矣觸而應動而敏
亦氣虛而知不學而能如鑑效照如磁
石引針古今學思之說可自至於此

朱子學文獻大系 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

嚴佐之 戴揚本 劉永翔 主編

近思錄專輯

第十一冊 近思錄補注 近思錄注 國朝近思錄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近思錄補注 近思錄注 國朝近思錄/[清]陳沆 [清]郭嵩燾 [清]呂永輝著;張文 嚴佐之 任莉莉校點.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
朱子學文獻大系·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近思錄專輯/嚴佐之 戴揚本 劉永翔主編

ISBN 978-7-5675-1944-2

I. ①近…②近…③國… II. ①陳…②郭…③呂…④張…⑤嚴…⑥任…
III. ①理學-中國-南宋②《近思錄》-注釋 IV. B244.7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056068號

近思錄補注 近思錄注 國朝近思錄
(朱子學文獻大系·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近思錄專輯 第十一冊)

著者 陳沆 郭嵩燾 呂永輝
校點者 張文 嚴佐之 任莉莉

項目編輯 呂振宇
審讀編輯 陸海明
裝幀設計 高山

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

電話 021-60821666 行政傳真 021-62572105 客服電話 021-62865537

門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 郵編 200062
門市(郵購)電話 021-62869887
網店 <http://hdsdcs.tmall.com/>

印刷 上海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90×1240 32開

印張 23.375
字數 494千字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3月第1次
定價 69.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質量問題,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021-62865537聯繫)

本書爲

二〇一一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二〇一三年度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

朱子學文獻大系編輯委員會

學術顧問

安平秋 陳 來 束景南 田 浩(美國)

林慶彰(中國臺灣) 吾妻重二(日本)

總策劃

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

總編纂

嚴佐之 劉永翔 戴揚本 顧宏義

朱子學文獻大系總序

從一九九三年起，至二〇〇七年止，我們先後策畫，相繼完成了朱子全書、朱子全書外編的編纂和出版，把朱子本人的撰述、編著與注釋之作，及其指導或授意門人弟子的撰著、纂述，作了一次元元本本的文獻清理和集成。而除此之外，這整整十五年來的收穫，還有我們對朱子學說及其歷史意義認識的不斷更新和逐步深刻。

朱子是繼孔子之後，儒家思想文化史上成就最卓越的學者和思想家。近半個世紀前，錢穆先生在朱子學提綱中提出：「在中國歷史上，前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朱子建構的理學思想體系，博大精深，不僅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而且對其身後長達七百餘年的中國，乃至日本、朝鮮等東亞諸國的思想、學術、社會、政治，都產生了深刻、巨大、恒久的影響。而此影響在思想學術史上留下的顯著印跡，就是後世學者鮮能繞開朱子說事，要麼尊朱、宗朱，要麼反朱、批朱，「與時俱進」的朱子思想研究，成爲

貫穿數百年學術史無時不在的主題和主軸。於是，有學者甚至認為，「在朱熹以後，理學就成了『朱子學』」，朱子就是「理學傳統中的孔子」。這樣的評價，雖然未必「真是」，却亦庶幾「真事」。推而論之，則所謂「朱子學」，固然是指朱子本人的思想學術，却又不止是其本人的思想學術。按照陳來先生的說法，朱子留下的豐厚著述與精緻學說，以及七百餘年來，他的同道學友、門人弟子與後世尊朱、宗朱學者，對朱子著述、學說的闡發與研究，即「整體地構成了現如今我們所研究的『朱子學』」。作為整體、通貫的朱子學，其學術範疇不僅涵蓋易、詩、禮、四書等傳統經學領域，更涉及哲學、史學、文學、政治學、教育學、社會學、文獻學等諸多學科，既是一座內容廣闊、內涵精深的傳統思想寶庫，一份極富開掘意義和傳承價值的文化遺產，也是一門具有多學科交叉特色的名副其實的綜合性專學。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海內外學術界對朱子學研究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興趣和關切，發展迄今三十餘載，已獲長足進步。但綜觀現狀，反思自省，我們的研究及取得的學術成果，與朱子學本身所應該享有的研究規模和研究程度，還很不相稱，若衡之以「整體、通貫」的要求，則該研究領域中的很大一部分，甚至還未曾涉及過。近年來，關於推進整體、通貫的朱子學研究的想法，逐漸成為學界的一個共識。如以朱子學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大陸、臺灣、韓國等地數度舉辦，如朱子學通論等朱子學研究專著相繼問世。而「中華朱

「子學會」、「朱子學學會」等全國性學術團體的成立，則意味著一個「學術共同圈」的初步形成，以及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朱子學研究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學者們指出，新時期朱子學研究的任務，就是要規劃對宋、元、明、清各個朝代的朱子學，以及每位朱子學家的重要的見解進行分析，把他們流傳下來的書籍、文獻進行整理、研究。而後者，即對歷代朱子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無疑是前者的先行和基奠。

認識漸趨深刻，遂生自覺擔當。在完成朱子本人撰述的文獻集成之後，我們有意再接再厲，把歷代朱子學文獻整理研究工作繼續下去。先是在朱子全書外編書稿殺青之際，我們就曾醞釀用傳統的「學案體」來編纂歷代朱子學者的相關學術文獻。後來朱傑人教授主編影印朱子著述宋刻集成，又提出編纂出版「朱子學文獻大系」的構想。不過那幾年忙於編纂整理顧炎武全集，既分身無術，也分心不得，只能把研究計劃暫擱心頭。故而，當顧炎武全集一旦脫稿，此事也就順理成章地提上了議事日程。二〇一〇年末，我們開始循著「朱子學文獻大系」的思路策劃課題；翌年初春，確定以華東師大古籍研究所為主體，組建科研團隊，以「朱子學文獻整理與研究」為課題，擬訂科研規劃。是年初夏，課題被納入當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第二批招標目錄；秋十月，經過競標面試，以嚴佐之教授為首席專家的「朱子學文獻整理與研究」課題正式獲批立項；冬十二月，課題論證會在華東師大

召開，經專家組評議審定，規劃通過論證，項目正式啓動。按照課題規劃，「朱子學文獻整理與研究」課題，凸顯文獻整理與研究並重的特色，旨在從理論和實踐二個方面，構建一個符合整體、通貫的「朱子學」學科內涵和特點的「朱子學文獻」分類體系，並從浩若煙海的歷代典籍文獻中，梳理出屬於「朱子學」學科範疇的基本文獻資料，打造一個集「朱子學文獻」大成的信息大平臺。爲此，課題設計了「歷代朱子學研究著述集萃校點」、「歷代朱子學研究文書類錄校點」、「歷代朱子著述珍本集成影印」、「朱子學專科目錄編撰」和「朱子學文獻專題研究撰著」等項子課題。各項研究的最終成果，則將結集爲一部開放性的大型叢書朱子學文獻大系。

朱子學文獻大系下轄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歷代朱子學研究文類叢編、歷代朱子著述珍本叢刊、朱子學文獻研究學術文庫四部不同類型的叢書，故稱之「大系」。其中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擬按學科、著述或學術議題分編專輯，如「朱子經學專輯」、「朱子四書學專輯」、「朱子近思錄專輯」、「朱陸異同專輯」等，以集中提供經過精選精校的歷代朱子學重要研究著述的閱讀文本。歷代朱子學研究文類叢編，擬按專題分類輯集散見於各種典籍的朱子學研究篇章，如序跋、劄記、語錄、書信等，以集中提供經過遴選類編的歷代朱子學研究文獻散篇的閱讀文本。歷代朱子著述珍本叢刊，擬按時代分編朱子著述宋刻集成、元明

刻本朱子著述集成等，以集中提供高仿真影印的朱子著述歷代各色珍稀版本。朱子學文獻研究學術文庫，擬收入具有文獻學研究屬性的各種撰述、編著，如朱子學古籍總目、朱子學史籍考、朱子與弟子友朋往來書信編年等。朱子學文獻大系下轄各叢書都已制訂基本收書書目，但不預設收書總數上限，倘日後發現宜收之書，則可隨時補編增入，故謂之「開放性」大型叢書。各叢書均自有編例，我們但在其下屬專輯或所收撰著前撰寫序言，以交代編纂宗旨與體例，如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之近思錄專輯序，歷代朱子著述珍本叢刊之朱子著述宋刻集成序言，朱子學文獻研究學術文庫之朱子與弟子友朋往來書信編年序等，各叢書前則不再撰寫總序。至於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各書的校點體例，如底本、校本的遴選標準，專名號、書名號的使用規範，異體字、版別字的處理方法，舛誤衍闕的改字原則，以及校勘記的書寫格式等，皆一併延循朱子全書編纂陳例，在此不再贅述，若遇特殊需作變通，則在各書校點說明中予以交代。

朱子學文獻大系是我們按自己對整體、通貫的朱子學的認識，而為之「量身定制」的一個朱子學文獻庫，囿於識見，必欠周詳而不能盡如人意。好在「大系」是「開放」的，可以隨時吸納同道高明之見，不斷補充，漸臻完善。朱子學文獻大系的規模、體量和難度，都超出朱子全書與外編許多，這樣的設計或許有些「自不量力」。編纂朱子全書、外編用了整整十五

年，況且那時我們纔年過「不惑」，而今則已年屆「耳順」、「從心」之間，十年再磨一劍，能否一如既往，勝任始終，尚難卜知。好在整理與研究朱子學文獻並非心血來潮之念，更非趨時應景之計，而是建設與發展整體、通貫的朱子學的真切需要，是必須要做的學術事業，也好在我們有一個同心同德的學術團隊相依託，還有華東師大出版社的精誠合作。所以，朱子學文獻大系成果的不斷推出和最終成功，是必然可以期待的。

二〇一四年五月 嚴佐之

歷代朱子學著述叢刊·近思錄專輯序

一 近思錄的「被經典」與近思錄後續著述

編纂於公元一一七四年的近思錄，在經過七八百年傳播的層層累積之後，最終成爲最能代表中國古代主流學術思想的經典之一。這樣一個結果，應該是主編朱子及其合作者呂祖謙始料未及的。因爲朱子當時邀約呂祖謙在武夷山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編纂此書的初衷，不過是想替那些僻居窮鄉而不能遍觀周、張、二程諸先生之書的讀書人，提供一部能比較準確、全面、系統概括四子思想，且又切近日用、便宜遵行的理學入門讀本。雖說書稿初成之後，他倆仍不斷書信往返，商榷編例，其取去不可謂之不審，互議不可謂之不勤，但近思錄畢竟是「十日談」出來的「速成品」。雖說朱子也自以爲近思錄詳於「義理精微」，堪稱「四子之階梯」，但畢竟還算不上他用力最勤最深的撰著，至少不能與其臨終仍

念念不忘的四書章句集注相提並論。然而，就是這麼一部原初設定的學術思想普及讀本，却在朱、呂身後，被後世學者一步步發掘出潛藏的巨大學術價值，一步步提升到顯要的理學經典地位。這樣的結果確實很有意思，而更有意思的還有那個漫漫長長的累積過程。

回溯歷史，早在朱子生前，就已有他的講友劉清之，取程門諸公之說，爲之續錄。及其身後，近思錄注解、續補之作更是紛至競出，弟子輩中有陳埴雜問、李季札續錄、蔡模續錄、別錄和楊伯岳衍註，再傳弟子有葉采集解、熊剛大集解、何基發揮、饒魯注、黃績義類，以及三傳弟子程若庸注等。而由建安書塾刊行的無名氏文場資用分門近思錄，則表明近思錄已進入當時科舉讀物的榜單，讀者受衆勢必益多。是以近思錄在南宋後期，就已被學者視爲「我宋之一經，將與四子並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繼之元世，又有趙順孫爲之精義，戴亨爲之補注，柳貫爲之廣輯，黃潛爲之廣輯，學者們注解、續補的熱情有增無減，皆並尊「近思錄乃近世一經」。明初，永樂詔修性理大全，「其錄諸儒之語，皆因近思錄而廣之」，是知此書已對國家意識形態產生不小影響。只是明人注近思錄者鮮少，明世盛行的讀本，大多是周公恕據葉采集解擅改的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不過這樣的情勢，也多少能反映出王學時代朱子近思錄的「社會生態環境」。明季清初，學風蛻變。於是，先有高攀龍朱子節

要、江起鵬近思錄補、錢士升五子近思錄等陸續問世，其性質多屬續補仿編一類。易代之後，則有王夫之著近思錄釋、張習孔作近思錄傳、丘鍾仁撰近思錄微旨等，內容更多反思和發揮。洎此以降，終清一代，近思錄愈發大行於世，研讀成果更是層出不窮。據學者調查統計，清代近思錄研究著述多達四十餘種。其中屬注解詮釋一類的，有張伯行集解、李文昭集解、茅星來集註、江水集註、陳沆補注、劉之珩增注、車鼎貴注析微、郭嵩燾注、張紹價解義等；屬續補仿編一類的，有朱顯祖朱子近思錄、張伯行續錄、廣錄、汪佑五子近思錄、施璜五子近思錄發明、劉源淶續錄、鄭光義續錄、嚴鴻逵朱子文語纂編、黃叔璥集朱、黃奭集說、管贊程集說、姚璉輯義、呂永輝國朝近思錄等；屬隨筆札記一類的，則有汪紱讀近思錄、李元緇隨筆、秦士顯案注、徐學熙小箋、陳階劄記、厲時中按語等。與此相應，是清人對近思錄評價的一路抬升，稱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以為「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如上所述，林林總總，蔚然大觀，為便宜敘述起見，且以「近思錄後續著述」概稱之。

據學者調查，歷代近思錄後續著述總數多達百種以上。然竊以為仍有佚著尚未計入，總量還有提升的可能。不僅如此，近思錄還流布域外，在古代東亞的朝鮮、日本也得到廣泛傳播，非但屢屢重刻傳抄，為之注釋者亦絡繹不絕。一部古代學術典籍，竟然獲得後世

如此恒久的關注和衆多密集的研究！這樣的故事，自然只有儒、釋、道學的「核心」經典才會發生。無怪乎梁啓超、錢穆先生，皆奉近思錄爲宋代理學經典之首選，以爲「後人治宋代理學，無不首讀近思錄」。既爲古代學術思想之經典，近思錄固然有其可以古今轉換、歷久彌新的思想意義和學術價值。然而，有意義、有價值的還遠不止於近思錄本身，七八百年來廣泛流布於中土、東亞的衆多近思錄後續著述，同樣是一大筆值得後世珍視的思想學術史寶貴資源。

二 近思「續錄」彌補了近思錄無朱子思想資料的缺憾

近思錄是朱子的編著而非撰著，它與朱子學術思想的關係，主要在其爲近思錄篇章分卷的結構設計，及其對四子語錄的遴選審訂，體現了朱子對理學早期思想體系的宏大思考和縝密建構。至於近思錄的內容，並不能真正、完全反映朱子本人的思想，因爲書中並無朱子思想資料的記錄。陳來先生說「錢穆先生推薦的國學書目，近思錄下面就接著王陽明的傳習錄，跳過了朱子，這是我不以爲然的」，因爲「近思錄所載的是理學奠基和建立時期的四先生思想資料，其中並沒有理學集大成人物朱子的思想資料」。其實，錢穆先生並非

不知此情，在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讀的幾部書一文中，他是這樣說的：「這書把北宋理學家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橫渠四位的話分類編集，到清朝江水，把朱子講的話逐條注在近思錄之下，於是近思錄就等於是五個人講話的一個選本。這樣一來，宋朝理學大體也就在這裏了」。雖然，但陳先生指出近思錄無朱子思想資料的意思沒錯，而僅靠江水集註，也未能完全解決近思錄無朱子思想資料的問題。

近思錄無朱子思想資料的缺憾，其實是朱子後學早就深切關注的問題。清初朱顯祖就曾爲此大發感慨：「因思自孔、孟以後，歷漢、唐來千有餘載，始得有宋周、張、二程諸大儒，直追堯、舜相傳之意，其間精微廣大，賴先生近思一錄爲之階梯，俾後學得以入門，而先生在宋儒中更稱集大成者，乃其生平格言實行，反未載於錄內，豈非讀近思錄者之大憾也乎！」可以說，在朱子近思錄構建的理學框架中添置朱子語錄，接續朱子思想資源，一直是近思錄後續著述的「重頭戲」。我們看清張伯行續近思錄序說：「自朱子與呂成公采摭周、程、張四子書十四卷，名近思錄，嗣是而考亭門人蔡氏有近思續錄，勿軒熊氏有文公要語，瓊山丘氏有朱子學的，梁溪高氏有朱子節要，江都朱氏有朱子近思錄，星溪汪氏又有五子近思錄，雖分輯合編，條語微各不同，要皆仿朱子纂集四子之意，用以匯訂朱子之書者。」幾乎就是對近思錄「集朱續錄」的「學術史回顧」了。只是嚴格來說，其中元熊禾文公要語、明

丘濬朱子學的，並非「仍近思錄篇目，分次其言者，而名實相符的「集朱續錄」，還另有元趙順孫近思錄精義、明劉維深續近思錄、錢士升五子近思錄、清劉源淥近思續錄、張伯行續近思錄、孫嘉淦五子近思錄輯要、黃叔敞近思錄集朱等多種。不僅如此，近思錄的注解也多以「集朱」為旨。如宋楊伯岳衍註、葉采集解、清李文炤集解、陳沆補注等，都大量采集朱子文獻為四子注解，而江永集註更是「取朱子之語以注朱子之書」的典型。

對於後世朱子學者在「集朱續錄」這個學術議題上的執著追求，四庫館臣似乎有些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張伯行續近思錄「因近思錄門目，采朱子之語分隸之，而各為之注」，實不足為重，說「自宋以來，如近思續錄、文公要語、朱子學的、朱子節要、朱子近思錄之書，指不勝屈，幾於人著一編，核其所載，實無大同異也」。職是之故，像劉源淥近思續錄、張伯行續近思錄等，只能被打入存目。按說後世纂輯朱子思想資料，無非是從傳世的文集、語類、或問等著述中遴選摘取，各家續錄內容有所重複，似亦在所難免，若就此而言，四庫館臣的訾議也不無道理。但若謂之「指不勝屈，幾於人著一編」，則似屬誇大之詞；而謂之「核其所載，實無大同異」，更有以偏概全之嫌。

其實，「集朱續錄」在輯錄條目總數、選錄文獻內容、徵引文獻書目和輯錄編纂體例等方面，是很有些差異的。例如最早編纂於南宋寶慶三年的蔡模近思續錄，共選輯朱子語錄